

鄧樹榮 古今穿越《馬克白》

繼《泰特斯》後，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去年再次獲邀前往倫敦莎士比亞環球劇場，演繹莎翁名作《馬克白》。演出雖然全程以粵語進行，但似乎並未影響觀眾熱情，不少評論認為演出簡約流暢、想像生動，特別是其中演員的肢體表現，呈現出不一樣的東方味道。

今年的香港藝術節，《馬克白》回歸主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提供

莎士比亞的作品中，鄧樹榮好像偏愛那些黑暗沉重的故事。數年前排演《哈姆雷特》後，他又選擇了《泰特斯》，一個莎翁作品中較少被搬演、但特別暴烈血腥的故事。這一次，他應莎士比亞環球劇場之邀再次前往倫敦，選擇的，是陰暗震撼的《馬克白》。

「莎翁的四大悲劇中，我較為喜歡的三個，《哈姆雷特》做過了，《李爾王》最喜歡，但現在暫時來說太難做了。至於《馬克白》，裡面對心理狀態的描寫、莎士比亞寫的時候對戲劇性的掌握，都已爐火純青。雖然今天看來有些東西顯得過長或重複，但是對人物心理的掌握很厲害。」

《馬克白》是莎翁最受歡迎的劇本之一，故事講述蘇格蘭將軍馬克白從三女巫處得到預言，說他未來將成王。在妻子的推波助瀾下，馬克白為奪取王位進行連番殺戮，墮入慾望與野心的漩渦中不可自拔，最終踏上自

毀之路。

對《馬克白》，鄧樹榮堅持「演繹」，而非「解構」。「不是要去改變戲劇本身的佈局、人物和情節，也不改變其台詞加入創作者自己的意見和主張，或是呈現一個和戲劇本身完全相反或不相同的角度，例如馬克白和馬克白夫人是無辜的……而是用另外一個框架，去框住這個戲劇，這個框架和這個戲劇之間的關係，給了觀眾空間，去思考框架為何出現，又和自己有什麼關係。」

這個包住馬克白故事的框架，是一對現代夫婦在夢中「穿越」成為了馬克白夫婦，經歷了戲中的情節後又回到現實當下。「醒來後，他們將面對一些決定，在經歷了那麼恐怖的人生歷程後，要怎麼去做呢？而這對夫婦和處在香港的2016的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觀眾可以聯想到什麼呢？除了慾望、野心等較常被討論的話題，在這個特定的時空特定的舞台上演的《馬克白》，和香港當下

的聯繫，我希望去涉及，但是不要喧賓奪主。」

東方劇場的肢體呈現

夢中的馬克白夫婦並非處身蘇格蘭，卻是置身中國古代，但這「古代」僅僅是一個大概的印象，並沒有特定歷史時期的指涉。而人物的台詞雖然經過些微剪裁，卻都是莎翁的原文翻譯，並未加入新的內容。於是乎，演員們穿着中國古代服裝，談論着蘇格蘭的政局，如夢境般跳脫又超現實。「將故事搬到中國，有種若即若離的感覺。」鄧樹榮說，「我們是中國人，但又不是非常複雜地去演繹中國，這是很有趣的identity。雖然是中國古代，但不是很具象的朝代，是抽空的，正給人一種距離感。」

與《哈姆雷特》和《泰特斯》一樣，《馬



克白》也延續了鄧樹榮對亞洲形體劇場的探索，劇中許多部分，如現代夫婦的心理掙扎，都用肢體來表現；但在此基礎上，又融入了許多東方劇場元素，使得肢體呈現出一樣的質感。

鄧樹榮說，聯想中國的戲曲，或日本的能劇，可以勾勒「東方劇場」的簡單印象：「東方劇場不單指戲曲，而是一種泛東方劇場的共性，一是其虛擬性，如舞台上很少實物，時空的迅速轉變——走個圈就代表走了

很久；二是表演者和觀眾的關係，有時是直接溝通，有時則像做戲般表演。還有現場音樂和表演的關係，以及舞台虛擬所產生出來的假定性，例如演員剛剛表演完一段戲，轉過身去，你就當他不存在。在西方話劇中不可能如此，這種假定性和虛擬性，是東方劇場和西方寫實話劇的很大分別。」在此基礎上，劇中加入了很多慢動作，或風格化、程式化的動作，很不寫實，卻表現出獨特的張力。

韋羅莎：身體訓練 為演員重新洗牌

韋羅莎在劇中飾演心狠手辣、野心權謀不輸男人的馬克白夫人。這個被她形容為很「難頂」的強勢女人，卻正好滿足她的表演慾。「我很喜歡探索一個性別中會有的第二個性別，比如我很想見到男人有女人的一面，也很想去探索自己身為女人但內裡有男人的一面，這個戲正正如此。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這兩面，只是習慣將哪一面拿出來。我很久前就知道自己其實裡面是個男人，很粗魯、很豪邁，不是很女性化。所以遇上這個角色，好玩之餘也很適合我。」韋羅莎說，麥克白夫人有權有勢，接管她丈夫的事務，慫恿，甚至操控他，「其實在現今這個世代，很多女人不都是麥克白夫人？」

劇中一對現代夫婦在夢中穿越回古代，《麥克白》的故事就發生在夢中。現代人的部分則用無言的動作來呈現，這樣一來，既沒有對莎翁原本的文本進行添加或改寫，也再次實踐了鄧樹榮對肢體劇場的探索。韋羅莎回憶一開始排戲時，導演讓大家預先熟悉自己的角色和對白，而後不講話，改用身體的方式去表達。「大家換上舒適的衣服，確定自己進入一種很集中的狀態，然後再開

始冥想、暖身，之後才是排戲。對於已經畢業十年的我，這是個很難得的機會，好像重新回到學校，去受訓、吸收。這種訓練的強度其實很大，導演不要多餘的東西，要極簡。你要用你的身體去作最大化的表達，但是不要多，要精確。這個探索的過程就好像是洗牌，再找新的東西出來。」

韋羅莎本來就有很強的表演慾，巴不得自己作為演員十項全能，在舞台上能充分運用自己的身體，細緻到一個腳趾頭都能演戲，只是平時苦於很少機會逼自己去作這方面的訓練，這次有這樣的機會，自然不能放過。在排演《馬克白》的過程中，她第一次接觸到鄧樹榮所強調的「前語言」狀態，「不說話，動了先。人類沒有語言之前，都是用身體溝通。速度、距離、表情、聲音、呼吸、接觸……所有這些都是用身體去表達的方式。透過這些途徑去往內心挖掘，其實甚至比語言更深入。」當捨棄了語言，要怎麼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感受？這並不容易，韋羅莎也說，在剛開始嘗試時，會莫衷一是，有時慌起來，就會添油加醋用上很多動作、聲



音，於是就不精確。要如何精準地切中表達的核心，是需要長時間的訓練與探索來達到的。

這樣的訓練最終帶來驚喜，「當我嘗試用最原始的東西去試着表達的時候，會反過來幫到我講台詞。在經歷了這個不說話的階段，到了加上台詞時，哇，我不停地卡住！」有時，身體想要去這樣表達，語言卻講不出那種狀態；又有時，身體處於外放狀態，台詞卻又是內斂的。在經過理性分析的語言和不經分析的自然的身體表達之間，出現了微妙的罅隙，「如果一開始就訴諸台詞，無疑就少了這些碰撞的火花。」而當兩方面可以和諧進行，而向內的探索又足夠深時，也許一個眼神、一個表情，所傳達出來的力量比起聲嘶力竭都要大。

去倫敦 好像談了一場戀愛

去年8月，劇團攜《馬克白》赴倫敦莎士比亞環球劇場演出，韋羅莎站在這古老圓形劇場中心的露天舞台上，看着頭頂的那塊天空，激動得有些恍惚。「一看到那些座位，很美，很神奇，很幸運，我竟然做莎士比亞做到莎士比亞的舞台上！」第一天最讓她印象深刻，大家剛到步，到劇場舞台上看看，劇場的一位負責人士露出友善的笑容，靜靜地朝她伸出手，「她拖着我，拉我站到身邊，然後面對整個觀眾席，我不知道為什麼，只是這樣我眼淚已經流下來。」之後這位女士讓大家圍成圓圈，講了一點環球劇場的歷史後，就開始念起一首詩，讓大家跟著一句句重複。

「我記得不大精確，大致的意思是：From God, I take all I need. From the Earth, I take all I need. And I put it in me. When I have all that I need, I let it all go.哇，我簡直是淚流不停，整件事太神奇了。」

難怪韋羅莎形容，倫敦之行就好像「談了一場戀愛」。邂逅這個古老的劇場，在自然風中表演莎士比亞。戲開場的時候還有天光，等到過了幾場再出來，天已經暗下來，燈這才點起來。天上下着小雨，劇場中的觀眾披上雨衣，站在前排的很多人就趴在台沿上看。那種感覺，也許對每一個表演者來說都難以忘懷。

演出前，按照劇院古老的傳統，演出團隊還要祭酒神。選出最年長和最年少的兩人，圍着舞台倒下酒。之後，再將寫着劇團名字和莎士比亞環球劇場名字的兩個紅色氣球放上天空。「多麼浪漫！」

這浪漫直到劇團回到香港仍未完結。在倫敦的某處搶到氣球的小女孩，給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寫來了一封詢問郵件。「好sweet啊，整件事情多麼magical！」韋羅莎說。而這一切都因莎士比亞而起，多麼美。

「過江龍」絡繹於途 十五場破盡紀錄 ——廣州新年音樂會火紅現象

每年聖誕節前後，直到農曆春節期間，便是節日音樂會的黃金期。此類音樂會自然是配合聖誕節或新年的演出，一般多是聖誕音樂或喜慶熱鬧的音樂，但發展到今日，這些音樂會的內容卻有不同的設計，當然，無論如何變化，那總仍是以營造愉快開心、歡樂熱鬧的氣氛為主。在中國，自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引進維也納式的新年音樂會以來，更將這種節日音樂會延伸至春節，衍生出農曆新年音樂會的潮流。可以說，現時在中國內地的大小城市，儘管在經濟及政治氣氛的影響下，在歲晚年初舉辦新年音樂會、春節音樂會仍然是藝文演出市場一股方興未艾的熱潮。

歐洲樂團成「過江龍」

這些新年音樂會不少更是「包場」的「商演」，但今年在廣州單是公開售票，在星海音樂廳、廣州大劇院等場館舉行的新年音樂會，據不完全統計便多近二十場！12月25日至1月5日這十一天，在廣州舉行了十五場以「新年」為名的音樂會，其中有兩天同時有兩場，元旦當晚更有三場同時上演！從演出場地看，星海音樂廳與廣州大劇院各有七場，平分秋色。元旦晚上新落成的廣東演藝中心加入戰團，這看來會是一個新紀錄。

廣州今年這十五場新年音樂會中，其中十三場都由來自歐洲的樂團擔綱演出，難怪有人說，「這是多麼高尚的一種國際主義精神啊，他們放棄西方人特別看重的與家人共度的聖誕新年假期，不遠萬里來為廣州人民的文化生活服務」，這當然是戲謔之語，但亦說明現今中國內地確是歐美樂團「淘金地」。話說回來，這十三場由「過江龍」擔綱的「舶來」音樂會，其中來自奧地利的，以各種史特勞斯作為名號的樂團便有五場，意大利和德國的各有兩場，來自捷克布拉格的有四場，只有兩場為廣州本地樂團的演出，分

別是除夕夜的廣東民族樂團（去年加入戰團），以及新年音樂會的「始作俑者」廣州交響樂團。在每年元旦晚演出的「廣州新年音樂會」，今年已持續舉辦到第二十四年！

節日演出火紅有因

新年音樂會這種火紅現象的出現，當然是因為新年前後聽音樂會的習慣，在廣州存在很大的市場；但像今年那樣火紅，競爭如此激烈，確是少見；不過，儘管如此，廣州交響樂團的新年音樂會仍能在演出前便一票難求，這確與廿三年建立的品牌效應大有關係。「廣交」新年音樂會的「品牌」能夠建立，仔細分析，原因有幾點。首先是從早年照搬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模式開始，逐漸擺脫，並建立起樂團本身的模式，而此一模式更接地氣，更能打動廣州樂迷的節日情緒。那就是從曲目設計，到呈現形式，都能呈現出新年的節日氣氛，且每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驚喜。

其次是節目的設計，往往能結合指揮、獨唱家和獨奏家的表演風格，發掘出樂曲中更為豐富的一面，那並非只是簡單地加上一些戲劇性、噱頭性的包裝，而是能與音樂融合在一起，能讓樂迷對音樂有更深刻的體驗。

當然，要有這種效果，也就是第三點，樂團與表演嘉賓（如今年的美籍韓裔指揮家咸信益、跨界女高音潘小芬、烏克蘭手風琴演奏家瓦路謙·沙什耶夫，和意大利小號大師安德列·朱弗萊迪），在音樂上都有高水平的表現；同時，樂團上下全力以赴，較慣常的樂季音樂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後一點是處處顯出貼心細緻的細節處理。這包括對樂迷實用且有意義、人人不會落空的新年禮物（今年是廣州交響樂團青少年交夏天訪德時的現場錄音CD）；男樂師全改穿白色禮服、女樂手



■廣州交響樂團新年音樂會

攝影：梁智輝

則是色彩繽紛的晚禮服，今年還照顧到堵車遲到觀眾，而刻意延遲十分鐘開場。

話說回來，中國內地在節慶假日能吸引更多樂迷出席音樂會，從音樂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那並非只是節日市場消費心理，還在於大多數音樂都能為人帶來精神上的滿足感。當節日於物質觀念上的消費滿足感作用已逐漸消減下，現場音樂會的精神滿足感確是很好的選擇。當維也納的圓舞曲所帶來的歡愉感覺亦日漸失去新鮮感後，「廣交」廿多年來建立，年年推陳出新的「品牌」吸引力，便必然能繼續增加了。但無論如何，節日的特別氣氛在物質滿足以外，讓人容易感受到音樂藝術在精神層面上發揮的魅力，關鍵便在於選擇什麼音樂，以什麼形式去面對層面更廣闊，包括很可能只是一年一度來聽音樂會的族群，去發揮音樂藝術中的感染力。今年「廣交」在廣州星海音樂廳的新年音樂會，即使未能分身出席者，事後從評論及照片上，仍可感受到整個演出不斷增長的熱烈氣氛，和最後「安歌」，一再返場加奏，韓國指揮家咸信益將觀眾情緒帶到爆發高潮的場面！這些事後的跟進評論和報道，更是讓每年購不到門票的消費者，在來年再添盡快購票動力的所在呢！

文：周凡夫

《馬克白》

時間：3月16日至20日 晚上8時
3月19日、20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有飯自然香》劇照。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話劇團攜「飯」進京 天橋藝術中心話劇賀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香港導演陳敢權攜賀歲劇來到北京，為首都觀眾奉上「香港版寶島一村」之稱的粵語話劇《有飯自然香》，該劇已於日前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劇場連演三天。

陳敢權介紹說，《有飯自然香》從一口白飯開始講起，在一個小小天井裡勾勒出20世紀60年代香港社會的縮影。該劇由香港話劇團於2012年首演，隨後在2013、2015年重演，2013年在廣州、上海巡演，這是首次到北京演出。

「觀眾在現場就可以聞到飯香味」，陳敢權說，原汁原味的粵語方言幽默詼諧，希望北京的觀眾能夠喜歡。此外，由於北方觀眾對粵語不很熟悉，劇團還特別為觀眾準備了中文字幕和國語台詞，以便更好理解話劇所要傳達的信息。

陳敢權亦表示，與多年前帶領話劇團到內地表演不同，隨着內地與香港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內地觀眾對香港話劇也有了更多的認可，特別是對粵語話劇有了更多認同。他希望《有飯自然香》能夠獲得北京觀眾的青睞，並為廣大的首都朋友帶來一餐印象深刻的「港味年夜饭」。